

第一章 蘿莉身、成人心

封丘門大街上開了家蜜餞果子鋪，兩間的鋪面，雇了一個年輕的小夥計，後面是座兩進的小院子，住著掌櫃一家。這果子鋪主家姓林名保生，因此鋪子就叫林家果子鋪，這樣的鋪子在上京城裏最是尋常不過。

林保生娶妻何氏，生了三女一子，最小的一雙兒女乃是一對龍鳳胎。

林家大姐兒名喚林碧雲，二姐兒名喚林碧月，三姐兒名喚林碧落，與林碧落同胞的哥兒名喚林楠。

林家夫妻和睦，四個孩兒皆聰明可愛，大姐兒今年十三歲了，眼瞅著已經有好幾家媒人上門，二姐兒十一歲，最小的三姐兒與哥兒林楠也八歲了，不出意外，大姐兒便會在這一兩年內擇婿，及笄之時便嫁出門去了，為此，林保生與何氏私下裏商議著，要給大姐兒慢慢置辦嫁妝。

小戶人家不比大戶人家，從女兒一出世就開始準備嫁妝，出嫁之時十里紅妝，十分體面——林家的生活水準還沒達到那種地步。

這日，林保生與何氏在房裏商議的時候，便提到了一件事兒。

「大姐兒的嫁妝，當初那筆銀子再不能動了……那是三姐兒親娘留給她的，總要給她留點兒……」

林保生亦同意了，夫妻倆就家中現有的銀子該如何支出，一同討論更細緻的計畫，不巧林碧落卻忽然闖了進來。

夫妻兩個給嚇了一大跳，再看林碧落一頭的汗，小臉蛋紅通通的，笑嘻嘻地偎了上來撒嬌。

「阿娘，楠哥兒又不聽我的話了！」

夫妻兩個對視一眼，只道她小孩子家，急吼吼的跑進來，哪裏聽得懂那些首尾，何況兩人說的聲音又小，應是不打緊。

一會林楠追了進來，淘小子撲到他三姊身邊就要拖她，「三姊姊輸了還要賴！快將你房裏那個硯臺給我！」

原來是姊弟兩個在院子裏踢毽子，定了賭約，林碧落輸了又想賴帳，這才誤打誤撞闖了進來。

何氏忙拿帕子替林碧落擦汗，又拉過林楠來擦汗，「哥兒是男孩兒，怎麼也不讓著你三姊一些？」

林碧落聽了這話，一揚小下巴，笑得極為得意。

林保生見她這小模樣兒跟朵鮮花似的，又感慨又好笑，擰了下她的小鼻子，「三姐兒怎麼淘得跟個小子似的，一點也不似姑娘家，再這樣小心長大嫁不出去！」

林碧落一點也沒因這話羞臊，轉頭從何氏懷裏將林楠拉出來，自己又擠進何氏懷裏，得意的笑，「那我就一輩子陪著阿爹阿娘，將楠哥兒嫁出去得了。」

林保生與何氏被這話逗笑，林楠小臉蛋兒漲得通紅。

「三姊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！」讓他一介男兒嫁出去，這是什麼話？太欺負人了！

林楠漲紅著臉蹬蹬蹬便跑了出去。

林碧落眨巴著眼睛，很是無辜的模樣，「哎呀呀，楠哥兒生氣了？阿爹阿娘我拿

硯臺去哄哄他……」說著人已經朝外面跑了。

林保生與何氏面面相覷，不禁鬆了一口氣，看這情形三姐兒壓根沒聽到那句話。

不過林碧落剛出房門，臉上的笑意便一掃而空，肩膀也垮了下來。

她跑回房將輸給林楠的那方硯臺送過去，又笑著哄了弟弟幾句。林楠眼饑她這方硯臺，並非因著這方硯臺有多名貴，乃是因為這硯臺是學塾先生獎給林碧落的，他才眼饑了許久。

林楠也不是愛記仇的性子，拿了硯臺又跟林碧落和好如初了。

晚飯的時候，林家六口人外帶丫鬟迎兒一起吃完飯，大姐兒二姐兒都回房去了，

林碧落被林楠拉著在父母房裏寫大字，足寫了三篇才一同手拉手回房。

林碧落與林楠的房間相鄰，迎兒是雙胞胎出生那年來到林家的，對外只道是何氏一個人照管不過來雙胞胎，便買個小丫鬟來伺候，為此何氏的婆婆馮氏數落了兒媳婦好幾次，老是找藉口想讓迎兒過去伺候她，又或者教唆林保生將迎兒賣了換幾個錢。

林保生護妻，對馮氏的話充耳不聞，迎兒便在林家住了下來，從當初的十一歲小丫頭長成了十九歲的大姑娘。

迎兒分別替姊弟倆端了洗臉水來，盯著他們分別上床歇息了這才帶上房門，悄悄出去了。

林碧落的房間不大，擺著一張床、一個書桌，還有衣櫃桌凳之物，空間便占去了一半。

房間裏黑漆漆的，林碧落睜眼看著床帳，有些呆滯的想：當年的事情，果真不是她的幻想。

投胎這種事情，有人運氣好，有人運氣差，特別是二次投胎，林碧落就是個極好的例子。

她在林家生活了八年，有時候還會夢到高樓大廈、車水馬龍，至於自己是怎麼來到這世界的，她比別人還糊塗，因為她是胎穿。

穿過來的時候，嬰兒視力還不好，看不清周遭環境就算了，最坑爹的是她沒看清親生爹娘的模樣。

只知道周圍有許多的婆子丫鬟，各種聲音往耳朵裏灌，有人稱她娘為郡主，她還曾經被塞到一個男人的懷裏，被男人粗礪的指腹撫摸過眉眼臉蛋兒，當時她在心裏狂吐槽，「這是什麼沒教養的人吶？不知道嬰兒皮膚最嫩的嗎？」當下就哇哇哭了起來，只慌得那個男人急忙撤了手。

旁邊也不知道什麼人在湊趣拍馬屁，大意是將軍身上軍威太過，大姐兒都被親爹嚇哭了！

這麼說，她親爹原來是名將軍？

林碧落大致知道了自己的身分地位應該不低，可是沒過幾天好日子，就在某一天醒來之後便到了林家，可她是怎麼到林家的，她完全一無所知。

只記得一個女人抱著她餵奶，還指著旁邊那個閉著眼睛猶如醜猴兒一般的孩子道：「三姐兒可知道，這是弟弟……」

林碧落一直搞不清楚她是睡了一覺又穿越一次呢，還是遭遇瓊瑤阿姨《梅花烙》一書裏女主角的經歷，又或者只是作了個夢，原本就是林家的小孩？不過因為林保生與何氏待她跟待林楠並無區別，有時候甚至待她還要更好一些，於是當初自以為投了個好胎的念頭很快便被她拋到腦後，老老實實做起了林家的小孩。

林家大姐兒二姐兒生得皆是尋常，唯獨林碧落小小年紀便膚白眼大，唇紅齒白，眉目如畫，是個美人胚子，甚至與她同胞的楠哥兒也長得不太像，不知道的人誰也看不出這是親姊弟。

外頭人議論起來，只道許多龍鳳胎本來就不甚像，也沒什麼出奇的，可是這話落在林碧落耳中卻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，若不是今兒誤闖進房聽到林保生與何氏的對話，她還當自己真的是林家小孩呢。

只是無論是遭遇了偷龍轉鳳的狗血戲碼還是別的變故，那都是嬰兒時期的事情了，對於林家包括林碧落自己來說都是急於掩蓋的祕密，因此第二天起床，她還是如同往常一樣，做回她天真爛漫的八歲小蘿莉。

畢竟現在的父母待她十分的好，就拿上學這事來講，林碧雲林碧月可沒有這福氣，輪到林碧落跟林楠了，林保生便提出意見來。

「這兩個小傢伙見天在一塊兒，楠哥兒要是上學去了，丟下三姐兒，可不急壞了這小瘋丫頭？不如讓他們一起去上學吧。」

林碧雲性子柔，說話也是輕聲細語的，「若是小妹不想去，橫豎家裏有我跟二妹妹帶著她呢。」

何氏手巧，針線茶飯皆很精緻，林碧雲跟林碧月一直在家跟著她學，也沒人提起過要送她們姊妹倆進學堂，因此林碧雲想當然耳的認為林碧落一個小女孩家，學堂又不好玩，也沒必要去。

林碧落那會兒只有五歲，對這個時代尚有許多不瞭解，一聽到這個時代如此開明，原來女子也可以上學識字，立即拉著林保生的手不放。「阿爹阿爹，我要跟楠哥兒去學堂！」她萬般欣喜，原來她也有機會擺脫文盲的身分啊！

「小丫頭片子，妳去什麼學堂！」林碧月不依了，她自小就是個要強的，這會兒哪裏肯退讓。「楠哥兒上學堂就算了，小妹上什麼學？家裏有錢供小妹上學，怎地不供我跟大姊上學？阿爹你就慣著她！」指著林碧落，很是不滿。

林保生將林碧落抱起來摟在懷裏，朝林碧月一笑，「妳也沒招個弟弟回來啊。」林碧月被這公然的偏心給刺激了，大哭著跑掉了。

小丫頭從沒經歷過這樣不公平的待遇，哪想得到林保生別有隱情，招個弟弟回來此語純屬逗閨女玩的，難道要他說：三姐兒親娘早給了她上學堂的銀子，咱可不能虧了她？

那時候林碧落還當自己是林保生的親閨女，滿心眼裏覺得阿爹真是又開明又慈愛，偏心這種事情做得光明正大，又有點想笑林碧月，一張小臉兒繃著，怪模怪樣的，被林保生在額頭彈了一下。

「心裏想什麼呢，笑得這般古怪？」

林碧雲也是抿唇一笑，「小妹這是能上學堂了，高興的。」

林碧落連連點頭，「對！對！我高興的！」回頭又爬下了阿爹的懷抱，去找林碧月了，「二姊，我要是在學堂裏認了字，回來教妳？」

「誰稀罕！」林碧月哭得很傷心。

不過等到林碧落真去了學堂回來，並教林碧雲跟林碧月認字時，林碧雲只學了幾日便放棄了，比起識字她更喜歡繡花打絡子。

林碧月雖然彆扭，學得倒是極為認真，只是她慢慢發現林碧落認字似乎特別快，連林楠也比不了，自己跟著學就更為吃力了，斷斷續續跟著林碧落學了一年多，勉強認得些字，只是拿起筆來寫字還是一個個墨團，不比林碧落已經能寫得工工整整的，聽林楠說在學堂裏連先生也讚她，林碧月就再也不肯學了。

她覺得林碧落學得這樣快，自己當姊姊的反倒比不上她，心裏始終憋著股氣兒，學針線茶飯倒越發用心了，還給林保生做了個荷包，被林保生誇了好幾回，深覺自己這方面的才藝林碧落大概是比不上了，心氣兒遂平了許多。

林碧落到底並非懵懂小兒，明白她的心結，一有機直誇林碧月針線做得好，又纏了她好幾日，「二姊，也給我做個荷包嘛，妳做得這樣好，我也戴到學校去給同學誇一誇。」

林碧月拒絕了好幾次，覺得這小丫頭著實纏人，可同時心裏也覺得美滋滋的，還真裁了塊紅綢，上面繡了幾朵小花，給林碧落做了個紅通通的小荷包。

林碧落收到的時候表面上歡天喜地，背過林碧月卻拿著荷包端詳……小丫頭的配色，紅配綠黃，色彩繽紛，實在與學堂的氛圍格格不入。

她哪裏知道林碧月想著她一個小丫頭，自然愛鮮豔的顏色，這才特意配了這麼個鮮豔的荷包。

迎兒送了他們姊弟倆上學，見她眉頭皺得死緊，便給她出主意，「不如……三姑娘將這個送給要好的同窗，回來再讓二姑娘重做個顏色淡一點的？」

這主意好！

林碧落翌日上學前特意繞到蜜餞鋪子去，往荷包裏裝了半包烏梅，到學堂裏特意在要好的同窗孫玉嬌面前打開來吃。

孫玉嬌是前街那綢緞鋪子家的閨女，兩家皆開著鋪子，地位相當，她又素來與林碧落玩在一塊，不等林碧落吃第二顆，她就連荷包一塊搶走了。

林碧落詭計得逞，回來便拉著林碧月假裝哭喪著臉告狀，「那個孫玉嬌好像沒見過荷包似的，直接把我的荷包搶走了……二姊妳下次給我做個素一點的，她指不定就不搶了。」

這種透過旁人的行為來間接誇獎林碧月的荷包，林碧月很是受用，忙回屋找料子重新做。

林碧雲掩唇輕笑，點著林碧落的額頭，「妳這個鬼靈精！」

她是長姊，對弟妹們都十分和善溫柔，自小就覺得小妹妹是個異數，別人家小姑娘都喜歡鮮豔的顏色，偏她中意素淨的，林碧月裁綢子的時候，她還在想不知道小妹會不會喜歡，果然是這種結果。

林碧月最喜歡鮮豔的顏色，因此給林碧落做的荷包也是這樣的，再做一次，雖選

了素淡一點的顏色，到底不合自己心意，在林碧雲面前嘟囔了好幾次，「這荷包總歸沒有上次的精緻漂亮。」

林碧雲跟何氏提起此事，又是一樂，「小妹雖然年紀小，但鬼主意可真不少，比二妹還要機靈些。」

何氏心裏一歎，這孩子到底是不同的。

林碧落跟林楠在隔著兩條巷子的學塾上學，開學塾的包先生中過進士，祖上積攢了些家業，開了兩間鋪子過活，十年寒窗好不容易做了個七品縣令，還沒任滿，阿父便過世了，守完三年孝期，沒等到吏部的缺兒，阿母又過世了……

包先生接連六年父亡母喪，同年皆有升職，唯他候缺無望，索性在家開了個學塾教些蒙童度日。

他又是個真正有本事的，這附近殷實些的人家都將孩子送到他那裏，足有二三十個孩子，男女各半。

林碧落來得久些，又上了幾年學，遂漸知道了這個世界。這裏相對來說還是算開明的，女孩子們沒有訂親前一樣可以上學堂，只是也有些女孩十一二歲就訂親，便回家習些女子針線廚事，無暇再來學堂。而那些十四五歲還沒訂親的也不屑與一幫小蘿蔔頭們打鬧，因此包先生這裏的學生大部分以五至十歲的孩子為主。

林碧落與林楠在學塾也算是小有名氣，因這姊弟倆是龍鳳胎，別人提起來都道：「哦，那龍鳳胎啊。」又順口評論一句，「長得完全不像啊，弟弟怎麼黑了那麼多？」

實則並非林楠黑，而是林碧落膚色太白。

她模樣既出眾，又是個聰慧的，包先生常誇她，一來二去，大部分孩子們都喜歡與她玩。

漂亮可愛的小蘿莉，性格又好又——她覺得沒必要同這幫小屁孩計較，孩子們卻覺得她這優等生十分可親，毫無架子，人緣出眾那是必然的。

這日林碧落與林楠吃完早飯背著書包去了學堂，才進了學塾便瞧見院子裏鬧成了一團，七八個孩子圍著一個泥猴般的男孩取笑，那孩子眼淚鼻涕糊了一臉，一張臉倒是白胖，看見林碧落與林楠，便試圖從人群中擠出來告狀。

半晌沒擠出來，他便招手大叫，「三姊姊，大哥哥……」

林碧落看看身上新換的鵝黃衫及月白裙子，眉頭都皺了起來，見林楠要過去，她拉了他一下，「阿弟莫動，我過去看看。」

林楠一笑，「三姊姊還當我是小孩子呢。」接著便尾隨在她身後跟了過去。

那泥猴兒一見他們姊弟倆過來了，立時換了副神色，倒在地上撒起潑來，「我哥哥姊姊來了，讓你們再欺負我！」他撲倒在地，抱著別人的褲腿將鼻涕眼淚全糊了上去。

幾個孩子忙要一哄而散，林碧落已經到了近前，那些男孩們便不再開玩笑，一臉似乎做了什麼不好意思的事情，被林碧落抓了個正著的表情。

林碧落自視是蘿莉身、成人心，一般情況下都不與這些同窗計較，哪怕別人做了什麼可惡的事情，她只需輕飄飄的一眼看過去，用眼神表示：姊不跟你這小屁孩

兒計較！再壞的男孩到她面前也蔫了。

那種成人的眼神小屁孩做不出來，但又微妙的覺得不能被看扁，何況又是被這樣眉目如畫的小姑娘看扁，男孩們自然不再做幼稚之舉。

「各位請留步！」林碧落看著那孩子向她伸手求援的小泥爪子，再想到何氏要是看到今兒早晨才給她穿的新衣印上了小泥印子，哪怕這人是叔父林佑生家的獨子林勇，恐怕也會傷心的。

幾個已經溜到半道上的孩子乖乖垂頭走了過來，看到她伸出的白嫩小手，說了聲「手帕」，馬上乖乖從懷裏將自己的手帕掏了出來，遞到她手裏。

林碧落一手拿著他們的手帕，一手將林勇從地上拉起來，在他的泥爪子還未印到自己身上前板起臉來喝了一聲，「別動！」好歹以前她也曾在公司裏混過管理階層，板起臉來也頗能唬人，知道氣勢最重要了。

果然，林勇乖乖站在原地，任由她替自己擦臉擦鼻涕，口中不忘告狀，「三姊姊，他們欺負我！」

一群孩子還站在原地，眼睜睜看她拿帕子給泥猴做清潔工作，都面有不忍一一實在替自己的帕子可惜，最近也不曾傷風，乾淨的帕子上連點鼻涕都沒有咧。

住在這附近的人家家境都還過得去，因此這幫孩子們平常穿戴用的東西都很是齊全。

「住嘴！定然是你辱罵在先，還有臉在我面前告狀！你再這樣屢教不改，我便將你送到先生面前去評理，先生的戒尺可不是好玩的！」

林碧落與這幫同窗相處也有三年了，如何不知這群孩子們雖然瘋了一點，但並不壞，壞就壞在自家人身上。

林勇一縮脖子，顯然是想起了包先生的戒尺，目中便有幾分畏縮兼氣憤。

林碧落將他這神色盡收眼底，大致能明白林勇心中所想，但她可不是林勇親娘江氏，一味只會胡攬蠻纏的寵孩子，跟著他胡鬧。

江氏是個頗為碎嘴的婦人，說話也有幾分刻薄，私下罵起人還會來幾句不能入耳的市井俚語。林勇耳濡目染，小小年紀便頗有乃母之風，而江氏只得這一個寶貝兒子，之後多年再未有孕，便將林勇如珠似寶地捧在手心，護短護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再加上馮氏也格外疼這個么孫，容不得他磕一點碰一點，林勇不但嘴裏不饒人，還是個霸王性子。

江氏幾次來妯娌家串門子，發現林楠懂事明理，乾淨乖巧，回頭再瞧瞧自家寶貝林勇，雖覺得他年紀還小，到底是被比下去了，痛定思痛這才送到了包先生這裏。

起初上課林勇不但不聽先生教導，還在課堂上大吃點心，包先生教導一句他便頂十句回去，將包先生給氣了個倒仰，一頓戒尺打下去，林勇哭得驚天動地。

包先生一怒之下，著僮兒將林勇送回家去，直言這樣頑劣的弟子，包某教導不了！

江氏再是個胡攬蠻纏的婦人，也知包先生在這一帶頗有清名，教出不少上進的子弟，若因不聽包先生教導而被攆出門，這附近恐怕別的先生們也不肯再收。

萬般無奈，她只好催了林佑生幾次，前來給包先生道歉。

包先生起初不肯，後來被林佑生磨得厲害了，便撂下話，「若令郎非要包某來教，

日後包某訓誡得狠了，可別怪包某！」

林佑生耳根子軟，在家皆聽江氏或者馮氏指派，夾在老娘跟媳婦中間，本來就是個沒主意的，只盼包先生能收下林勇，好回去向媳婦覆命，哪管包先生立下什麼規矩，更何況他心想，包先生一介書生，再有力氣也沒鋪子裏掌櫃的力氣大吧？林勇若是不讀書，送到鋪子裏當學徒，還不得被打殘了啊？還不如在學塾裏跟著包先生識字呢。

他早聽說大哥的一雙龍鳳胎讀書都好，總歸是一根藤蔓上結的果，自己兒子難道還能差得了？

林佑生與江氏皆認定自家兒子也是個聰明伶俐的，不輸林碧落與林楠，自然滿口答應了下來，回頭再將林勇送到了學塾，好生嚇唬一番。

「勇哥兒定要乖乖聽話，若是被先生打了，阿爹阿娘可都護不了你！包先生連阿爹阿娘也敢打的！」

林勇自出世，在家裏就是小霸王一樣的存在，家裏哪個人也不敢對他說個不字，生平頭一回碰到連阿爹阿娘也不敢得罪的包先生，這才老實了下來。

可是他在先生面前老實，卻不代表會在同窗們面前老實。

私底下跟同窗相處，時不時就會冒出幾句難聽的市井俚語，孩子們哪肯受這種侮辱，不教訓他才怪，像今天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不止一次了。

林碧落與林楠碰上了，就算再討厭這個小從弟，可總歸是一家子，不管又不行，只能每次都將鬧事的孩子們轟走，其餘的事皆不做，一絲一毫都不肯助長林勇的氣焰。

林勇也漸漸發現三姊跟大哥在學堂人緣不錯，有事沒事就喜歡黏在他們倆身後，頗有幾分狐假虎威的氣勢，是被林碧落訓了幾回，又當堂在包先生面前告了一狀，林勇才漸漸對她也有了幾分懼意。

林碧落替林勇草草收拾了一番，又忍著笑將手帕一一還到那些孩子手裏，難得她記性好，也沒有還錯。

那些男孩們接過林碧落遞過來的帕子，臉都綠了，感覺黏了一手的鼻涕一般。

其中有個男孩名喚鄖柏，長得比別的孩子都高了半個腦袋，比林碧落大一歲，家中父兄皆在衙門做捕快，他揚手將帕子扔到林勇身上，「真噁心！林碧落妳若不幫我洗乾淨，這帕子我便不要了。」

林碧落忍笑做和事佬，「要不你讓林勇拿回家去，讓我嬸娘洗？反正是她兒子的鼻涕，又不是我家阿弟的鼻涕。若是楠哥兒的鼻涕，我必定幫你洗乾淨還回來。」

林楠真是躺著也中槍，紅著臉辯駁，「阿姊，我可不流鼻涕。」接著朝林勇做個嫌棄的鬼臉——叔父真是生了個討厭鬼！

三姊替勇哥兒擦鼻涕眼淚，他早看不過眼了。

鄖柏家離林勇家不遠，早見識過江氏的潑辣，這種要求提了，說不定還會惹來別的麻煩。雖然他家父兄的拳頭硬，但家裏阿娘阿姊的口才卻不是一等一的，吵架罵人這種事情……實在不太在行。

看到林碧落拇指與食指捏著他的帕子又還了回來，白嫩嫩的小手纖細可愛，鄖柏

終究含恨收下了帕子，自己跑到水井邊去打水洗帕子，他邊搓邊想，若是林碧落那樣白嫩嫩的小手來洗這麼髒的帕子，似乎……似乎有點可惜了。

第二章 林家的母夜叉

見領頭的鄆柏都乖乖跑去洗帕子了，其餘同學也紛紛跟了上去，林勇巴巴地蹭了過來，卻被林楠推開。

「別弄髒了三姊的衣裳。」

林勇又縮回去了，一雙眸子裏流露出羨慕之意。

林勇在家想要什麼，家裏人都會滿足他，但是唯獨一件事家人滿足不了他，那就是有個姊姊。

以前他跟著江氏去大伯父家串門子，看到林碧落與林楠乖乖坐著習大字或者讀課文，兩個小孩兒頭碰頭，非常親密的樣子。

何氏見他來了，馬上招呼，「三姐兒楠哥兒快收拾書本，帶著弟弟去玩。」

林碧落與林楠收拾完課本，在一個面盆裏洗手，林楠草草洗幾下，林碧落還會將他的手扯過去打上皂豆，細心將上面的墨汁洗乾淨。

林勇入了學塾之後，回家習字，洗手時眼前就不由得浮現這一幕，雖然林碧落板著臉訓人的樣子有幾分嚇人，但假如他也有個親姊姊……

林碧落與林楠是會帶著他去玩，但玩的項目皆是他們姊弟倆玩熟了的，只不過捎帶上他，看著他不讓胡鬧的意思。他雖然是孩子，可是那種客氣疏離，與姊弟倆的親密無間，他還是明顯感覺得出來。

因此他回到家就大鬧，要江氏給他生個姊姊，江氏哭笑不得，追問再三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，心中恨得不行，偏自己肚子不爭氣，不說姊姊，連個妹妹也沒辦法生下來，只能向婆婆馮氏抱怨幾句。

馮氏心疼林勇，跑到林保生這裏大鬧，罵何氏不曉事又道林碧落欺負了勇哥兒。

林碧落氣不過，同她拌嘴，「奶奶這般罵阿娘與我，可是看到阿娘罵勇哥兒還是打勇哥兒了？」

馮氏強自辯道：「她一個大人，當著妳嬸娘的面兒，又不是傻的，怎麼會動手打勇哥兒？」

林碧落再問：「那奶奶可看見我在勇哥兒身上掐出青瘀還是紅印了？還是我姊姊蒸出來的點心沒給他吃？」

馮氏語塞。

何氏無端被婆母罵，心中委屈，可是更怕自家小閨女受委屈，忙要攔著她。

林碧落卻冷笑一聲，「勇哥兒自進了我家門，我與阿弟放下功課不做陪著他玩，姊姊蒸出來的點心連阿爹也沒吃到一塊，勇哥兒說好吃，獨自吃了半盤子不說，走的時候還全包回家去吃了，這就叫我欺負勇哥兒？還是姊姊點心做得太甜了，甜得勇哥兒的嘴巴都吃出苦味來了，這樣的貴客，以後我們家可請不起！」

馮氏原是上門來教訓小孫女，不想卻被小孫女堵了個啞口無言。

林碧落見她說不出話來，這才跑去倒了一杯茶奉上來，「奶奶心疼勇哥兒，我跟阿娘都知道，可奶奶也知道勇哥兒是自小被嬸娘與叔父捧在手心裏的，他冷著了

熱著了嬸娘最清楚，我們是不知的，到了我們家，小孩子定然不習慣，這才順嘴一說。我跟阿弟去叔父家也會覺得不太習慣呢，奶奶別介意才好，喝杯相國寺後山泉水燒出來的茶，潤潤喉吧！」

小孫女都給了她臺階，馮氏只得不情不願的下了，吃了半杯茶這才悻悻回轉。林保生與何氏都傻了一般，他們夫婦倆往常對上老娘直接完敗，每次都被罵得狗血淋頭，萬萬沒想到這次竟然躲過一劫，小丫頭也真不簡單，前一刻還惱著，下一刻就笑靨如花，對著無理取鬧的老娘，這打一棒子給個甜棗的手段，絕非傳承自他們夫婦倆的。

馮氏走了之後，林楠還有幾分氣憤。

「我們也沒把勇哥兒怎麼樣，怎麼就招得奶奶來罵阿娘了？」還捎帶上了三姊。林碧月以己心忖度，「難道……嬸娘覺得我家楠哥兒太聰明乖巧了，讀書又好，心中不服，這才攛掇著奶奶來罵阿娘？」她覺得大有可能，望著林保生與何氏的目光都帶著幾分俏皮，「怎麼辦呢？要不阿爹阿娘將楠哥兒教笨一點，這樣就不會引嬸娘不快了。」

「二姊——」林楠被林碧月逗得一點脾氣也沒了。

恰巧林碧雲端著重新蒸出來的點心進了屋，不見馮氏，她一臉詫異，「點心才出鍋，奶奶就走了？」

林碧月取笑她，「阿姊妳不會在點心裏多放糖了吧？奶奶可不喜歡吃太甜的東西。」其實老年人都喜歡軟爛甜的食物，馮氏也不例外。

林碧雲忙掰了一塊來嘗，「不甜啊！」

林保生與何氏方才的抑鬱不知不覺被兒女們給消解了，又有長女親手做的點心，林保生就著熱熱的茶水吃了好幾塊。

肚中熨貼，便有心情跟何氏取笑道：「咱們家哪有相國寺後山的泉水？三姐兒真是個機靈鬼。」

相國寺後山有一眼山泉水，泉水甘冽清甜，乃是皇家與朝中權貴們煮茶專用，尋常百姓不過耳聞，哪得親嘗。

過後林保生進臥房歇息，何氏去教大女兒二女兒繡花，兩個小的在外間炕桌坐著寫字。

林保生聽到林碧落跟林楠囑咐，「阿弟你以後可別犯傻，你真當嬸娘是覺得你比勇哥兒聰明才讓奶奶來罵阿娘啊？才不是呢！在嬸娘眼裏啊，十個你都抵不上一個勇哥兒好，定然是勇哥兒不開心跟嬸娘告狀了，這才有了這一齣。」

林楠不解，「勇哥兒來了，我們都丟下功課陪他玩還給他吃點心，怎麼就惹得勇哥兒不高興了？」

林碧落的聲音壓得很輕，大約是怕吵醒林保生，「阿爹阿娘都是憨厚的人，是萬萬想不到這一齣的，他們只當勇哥兒是自家孩子，所以熱情招待，但是我帶著你跟勇哥兒玩，總還是有親疏遠近的。你沒發現勇哥兒被嬸娘教導的，看到什麼好東西都當是自己的，又霸道又自私，見了你，難免會覺得既然都是阿弟，我應該對你冷淡一點，該像嬸娘與叔父一樣把他捧在手心才是。偏我就不讓他如意，我

就對他客氣有禮，他雖然想不明白我對他的態度，可是總歸覺得不舒服，不及咱們姊弟倆親密，這才會告狀的。」

林碧落從一開始就反感叔父嬸娘以及他們那寶貝兒子，所以相處的時候總是有意表現出親疏遠近的距離，但林楠與林勇都是小孩子，哪裏能看穿這一點。

林楠是她弟弟，她自然不怕告訴他。

林楠聽了這話，聲音裏都透著一絲笑意，「阿姊最好了！」

屋內的林保生幾乎可以想像小兒子臉上的笑容，這個傻小子！

他輕輕翻個身，繼續偷聽兒女說話。

「阿弟你要記得，勇哥兒是咱們的從弟，待他不能遠也不能近，他自小被家裏捧慣了，當誰都該理所當然的捧著他，小時候在家還無所謂，若是到外面去就該是人人嫌棄了。咱們不能在外對他絕情絕意，適當的時候還要表現下兄友，不過弟恭你就別指望了，勇哥兒對嬸娘叔父還沒恭敬呢，哪輪得到你。但是又不能對他太親熱，他這個性子，黏上就甩不掉。總之你對他不要太熱情也別太慣著他，他對你還有點距離，不好不要臉地上來就拿你的東西。」

林楠似乎很困惑，「那要怎麼待他才好？」

「反正你跟我在一塊，我不會讓你吃勇哥兒的虧。」小丫頭一副很有擔當的語氣，

「就讓叔父嬸娘好生慣著勇哥兒吧，前十五年不用心，後五十年讓他們操碎了心！」

林楠對後面的五十年完全沒有設想過，只覺得聽三姊的話準沒錯，一臉乖巧的點著小腦袋。

林碧落覺得可愛，忍不住在他臉上掐了一把，惹得林楠捂臉尖叫，「阿姊妳幹什麼？」

「噓——」林碧落食指抵唇，輕聲笑道：「別吵醒了阿爹午睡。我就是覺得我家楠哥兒怎麼這麼可愛呢！」她又慶幸一笑，「虧得咱家只有楠哥兒你一個，勇哥兒若是咱們家孩子，這樣的性子，阿姊都要替你愁死了！」

林楠的臉都紅了，又對這話大是不解，「妳愁什麼？」

「你想啊，有這樣的阿弟，你吃的穿的用的，但凡好一點的都被他搶了去，哪裏能過得這麼順心如意？再長大了，娶妻生子，若是妻子是個性情和順的，不跟這小叔子一般計較還好，若是個性子強的，小叔子再娶個厲害媳婦，這家還過不過了？天天打架都來不及！」

一家子陷入婆媳妯娌戰爭的汪洋大海，大家一生都不得舒心日子過了。

林保生在臥房裏苦笑，三丫頭真是出人意料的剔透，這些事情她隨口一說，倒是中了八九成，林保生就是這麼長大的。

林佑生自小身子沒有林保生壯，又是么兒，馮氏跟已經過世的林老爹都非常慣著他，他這個長子反被晾到了一邊。

從小但凡家裏有好吃好喝的都是林佑生的，林保生是長子，阿爹阿娘從小教導他當阿兄的自然要讓著阿弟，這一讓，就讓到了林保生成年娶妻。

林碧落說的一點也沒錯，縱然何氏性子溫柔，卻不是個懦弱婦人，自進林家門目

睹他在家中的生活，她不為自己打抱不平，只心疼自己的丈夫，多少次在房裏為他流淚。

沒兩年，林佑生娶了江氏進門，她又是個不講理的性子，但慣會阿諛人，好話像不要錢似的往馮氏身上堆，林佑生也是自小會撒嬌賣好，比林保生這種埋頭苦幹的兒子更受歡迎，林家大娘跟林老爹的心無可避免的更偏了。

何氏懷著林碧雲的時候，林老爹過世了，喪事一辦，江氏便提出分家，而馮氏跟林佑生也同意了。

林家祖宅也是兩進院子，前院有鋪面，格局與如今林保生的家相似。按道理長子繼承祖宅，奉養父母是正理，但是林佑生與江氏硬是挑唆馮氏提出要另外補銀子給林保生夫妻，叫他們分家出去過，而她離不開幼子，自然是林佑生與江氏在家服侍。

林保生孝順，不願惹老娘生氣，何氏又有幾分骨氣，早厭煩了在林家祖宅的日子，拿著林佑生補的五十兩銀子便離開祖宅。

在封丘門附近，林家這樣的祖宅加鋪面是很值錢的，區區五十兩銀子……能抵什麼？

但林保生與何氏依然拿著這五十兩以及何氏的嫁妝，在外面賃了房子另過，林碧雲就是那時候生下來的。

她小時候林家家境不好，林保生做貨郎到處販賣貨物，而何氏原本便做過繡娘，繡功了得，再做些小東西搭著賣，日子尚且能過。

後來……

林保生歎息一聲，不想也罷。

這些事情都過去好多年了，後來的事情唯有爛在肚子裏。若不是三姐兒，他哪裏能想得起這些舊事？

自他在封丘門大街買了房子，過了一年又接了三姐兒回家、何氏生下了楠哥兒，一家人和和氣氣的過，日子是越過越好了。

林保生是個好性子的，待幾個孩子都和氣，何氏又是個溫柔婦人，即便林碧月性子要強，也從沒被父母呵斥過一句，林家的四個孩子長這麼大，連句重話也沒聽父母說過。

他們夫婦皆是厚道的人，人情世故上皆有同理心，哪怕舊事再不愉快也從來沒在孩子們面前提過一句。

說到底，如今兄弟倆各過各的，林佑生守著祖業這麼多年也沒見發財，且聽說他的鋪子並不怎麼賺，江氏的刻薄在這一帶是出了名的，與鄰人都相處得不太和諧，更何況上門的客人，客人若掏錢買貨便笑得客氣，進來貨比三家不掏錢的，自然聽不到什麼客氣話，久而久之，生意便越發寥落了。

林保生心道：都說讀書明理，他家三姐兒原本便是個聰明孩子，現在瞧來人情世故還比大姐兒二姐兒都要通透，只是可惜了這樣聰慧的孩兒，若是富貴人家教養出來的，不知道得多麼出眾。

無論如何，林楠此後待林勇到底是留了心的。

這日林勇在學堂裏與同窗打了架，回家江氏見到衣服上的汙漬便問了起來。

起初林勇不肯說，被江氏追問了一晚上，他才吞呑吐道：「跟同學打架了。」

江氏臉都氣白了，她早看出來寶貝兒子被人打了，當即怒不可遏，「你三姊姊跟楠哥兒呢？難道就看著你被人打？爛了肚腸的東西，沒一個好的！」又安慰兒子，

「勇哥兒別怕，你告訴阿娘誰打了你，阿娘去找他家父母理論！」

這下林勇更不肯說了。

他在學塾與同窗打過幾次架，江氏每每知道了，不敢到包先生面前去理論，必會堵到這些學童家門口大罵，為兒子討回公道。

偏生學塾裏的學生皆是附近的孩子，沒幾次江氏便將街坊鄰居得罪個遍。

林勇在學堂裏除了林碧落姊弟倆不得不搭理他之外，別的同窗都甚少理會他，他無形之中便被孤立了。

他越被孤立，越要講些難聽的話，刺得別的同窗與他鬧起來，又是一場風波，他或者欺負女同學，讓小姑娘哭起來才覺心中快意。

不過他也漸漸覺得阿娘這樣罵上同學家去似乎不太好。他與同學發生過多次衝突，也沒見誰家的阿娘帶著孩子來與他阿娘大吵，因此這一晚任憑江氏如何追問，林勇嘴巴閉得跟蚌殼一樣，一句話都不再說。

江氏覺得這孩子自從進了學堂，性格越來越古怪，晚上與林佑生商議，「別是被包先生嚇著了吧？勇哥兒在家怎麼話越來越少了呢？」

林佑生雖有幾分怕老婆，可也覺得由著江氏與周圍鄰居三天兩頭吵架也不是好事情，便將她摟在懷裏，趁著她正是綿軟之時，他開玩笑道：「我瞅著是妳話太多了，將勇哥兒的話都說完了，他才話越來越少的。」

「呸！我那是疼勇哥兒，不想他被人欺負。」江氏一指頭戳在林佑生額頭上，「你就是個軟蛋！這家裏若不是我撐著，哪有今日光景？你若有你大哥一半的本事，我就在家做個賢慧娘子，萬事不用出頭。看看你大嫂，啥事自有你大哥擔著，她便做個便宜賢妻，只笑就好。」

林佑生苦笑。

當年林保生一家離開祖宅在外賃房住時，林保生一個大男人見天挑個擔子做貨郎，不知道被江氏暗地裏嘲笑過多少回，後來林保生爭氣，孩子一個接一個的出世，還在這封丘門大街上買了宅子開了鋪子，日子越過越好，江氏的話又轉了風向，每每罵起林佑生便拿林保生做對照。

只是妻子他是不敢得罪的，忙腆著臉抱緊她哄道：「娘子別生氣了，我是沒有大哥有本事，可比大哥會疼媳婦兒不是？」他一翻身，堵住了她的嘴。

第二日恰是學堂休息，江氏仍沒忘那事，拉著林勇便要去林保生家找林碧落與林楠，林勇死活不肯去，掙脫了她的手，去馮氏房裏躲著不肯出來，江氏無法，便隻身往林保生家去了。

路過鄖家的時候，看見陸家哥兒與鄖家二郎兩個小子正說說笑笑的從鄖家出來。

鄖家二郎看到她一副見了鬼的表情，江氏朝這兩個小子吐了口唾沫。

「兩個小潑皮！」說完，逕自昂頭去了。

在她心裏，勇哥兒可不止一次被這兩個小子欺負過了。

等江氏的身影離遠了，鄖柏才拍了拍胸口，「嚇死我了！當這潑婦又要跑到我家來大鬧了。」

陸家哥兒名喚陸盛，見鄖柏這個樣子，會心一笑，「你最近又欺負林家二哥兒了？」不然方才看到江氏為何那麼心虛？

陸盛是前街陸家酒樓的少東家，比鄖柏大一歲，與他是同窗，又一向比較談得來，由於自小在酒樓耳濡目染，他壞笑道：「林碧落沒找你麻煩？」

以前他這樣壞笑著提起林碧落，鄖柏還大刺刺嘲笑他「看不出來你還怕個小姑娘」，但是自從林碧落還他帕子以後，他總是不時想起林碧落那白嫩嫩的手指頭，聞言，他心中不由發虛，梗著脖子道：「她有什麼可怕的？又不罵人又不打人！」

學堂裏性格最潑辣的可不是林碧落，而是跟林碧落最要好的孫玉嬌。

陸盛見鄖柏還是傻小子一個，也不再說什麼，只道：「我從舅舅家帶了好東西給你，你跟我去家裏挑。」他這些日子去外地舅舅家吃喜酒，請了好些日子的假，昨兒才回來。

鄖柏與陸盛並肩往外走，又伸長脖子看向江氏離去的方向，忽然想到什麼似的道：

「哎哎，你說那潑婦會不會去尋林碧落的麻煩？」

陸盛腳下一頓，「你擔心她？」

鄖柏搖搖頭，「我就是好奇，難道林勇這次沒跟他娘告狀？他娘問不出來，所以去找林碧落的麻煩？」這種可能不是沒有，不然一大早的，那婦人急匆匆去做什麼？

「這好辦，回頭去我家挑些東西，我們就道好些日子沒見過楠哥兒了，我從舅家給同窗帶了禮物，你的拿了，我們順便將楠哥兒的給他送過去。」

他們是小孩子，不投帖子登門拜訪也沒什麼，況且這周圍人家從商者多，也沒有讀書人家那麼多講究。

「這主意好。」鄖柏很是讚賞。

兩人忙回陸家挑了些小東西裝到匣子裏，統共是兩對彩陶娃娃以及木刻面具，還有兩本江南書局新出的詩集，乃是南方新近崛起的詩人，聽說在秦樓楚館已有多名伎子在傳唱他的詩作，書館便牽頭印了出來賣。這些東西是京城沒有的，陸盛便當特產一起置辦了來送人。

他們以前也去過林家，知道林保生與何氏皆是很和氣的長輩，陸盛索性又拎了兩匣子從南方帶過來的糕點。到了林家門口，也無人稟報，林家本來便只有一個丫鬟迎兒，外帶雇的小夥計，並無人守門，兩個少年長驅而入，到了二院門口，便聽得江氏那尖厲的質問聲——

「三姐兒我問妳，勇哥兒到底是不是妳弟弟？」

林碧落用那一貫淡然的口氣回答，「嬸娘這話說的，勇哥兒怎麼不是我弟弟了？」

「那他被人打了，妳為何不幫他？」

鄖柏聽到這話，本能的往後一縮，可又覺得獨自讓林碧落這樣的小姑娘面對母夜叉，說不定要吃虧，於是又拖著陸盛往裏頭闖。

一腳才踏進大門，便聽到林碧落笑著反問：「嬸娘這話說的，我一個女孩子家，男孩子打架，難道要我捋著袖子上前去撲他們？人家提起來還不得說我『林家那個母夜叉』之類的話？」

陸盛面上掠過一抹笑意，鄖柏也差點笑出聲，他敢肯定林碧落這話絕對是影射江氏。

可是無憑無據的，江氏又不能跳起來說：妳敢罵我是林家那個母夜叉……

林家院子裏，林碧雲正端著沏好的茶過來，林碧月則站在林碧落身後，眼神發冷的盯著江氏，唯獨林碧落笑咪咪的，好像一點也沒生氣。

何氏帶著迎兒出門買菜還沒回來，江氏這一大早殺上門，實在出人意料。

林碧落還以為這個嬸娘今日要忙著跟鄰居吵架，沒空來她家，哪裏料到勇哥兒竟然學乖了，不肯告訴嬸娘誰欺負了他……於是，她就要做替罪羔羊嗎？

林碧雲看到陸盛與鄖柏，連忙招呼，「快請進來，盛哥兒柏哥兒這是來找楠哥兒的嗎？他這會兒正在練大字呢，我帶你們去他房裏。」

事實上，從江氏的聲音在院門口響起的那一刻起，本與林楠在寫功課的林碧落已當機立斷叮囑林楠別出門，「凡事有阿姊呢，你千萬別出來，不然嬸娘定然要問你為何不幫著勇哥兒打別人，你怎麼答？」

見林楠反對，她又小聲安慰弟弟，「反正大姊二姊都在家呢，再不濟阿娘一會兒買菜也該回來了，你可千萬別出來啊，好男不跟女鬥！」

「阿姊——」

「放心，你阿姊我扛得住！」林碧落粲笑。

眼下林楠在房間裏偷聽，早急得抓耳撓腮的了，可是他向來聽林碧落的話，既然答應了她便只能隔窗觀望，這會兒聽得有同窗上門，喜得拉開門。

見陸盛手裏拎著點心，他不由傻笑，「陸大哥你來便來了，提什麼點心啊。」

陸盛微微一笑，「這可不是你的，是給林伯伯與林伯母提的，讓他們也嘗嘗江南點心。」他將點心遞給了林楠，又蹙眉道：「我們可是……來得不巧？」

鄖柏暗暗讚賞他的演技，同時不忘連連附和。

林楠一笑，「這種事情……你們又不是沒遇過，我聽說上次鄖二哥也被堵在家門口過……」

江氏罵人的功力是一等一的，尋常人家招架不住，鄖柏阿娘阿姊又不是愛出頭的婦人，最後還是鄖柏他爹黑著臉站在大門口，問了一句——

「林江氏，妳這可是要跟我們鄖家打官司？」好歹他在衙門裏還有幾分顏面，不怕上公堂說清楚。

江氏是個厲害婦人，可到底見識短淺，怕見官，最後只好灰溜溜回去了。

林楠一手一個拉了兩人進房，又將房門關了起來，只留一條小縫朝外張望。

自從林勇進了學堂，江氏與人吵架過、理論過，也無數次在背地裏罵林碧落姊弟倆，指責他們倆吃裏扒外，不該在勇哥兒被人欺負時縮頭不幫。在她看來林勇跟

人打架，林楠與林碧落就該同仇敵愾，與同窗對決到底。

以前每次都沒藉口前來找麻煩，好不容易林勇昨晚不肯說實話，她這才有機會來質問林碧落。

「妳一個女孩子不好打架，那我問妳，楠哥兒呢？楠哥兒去哪兒了？他就是這樣當大哥的？」

江氏尖利的聲音直穿門板，屋內的三名少年面面相覷。

鄖柏遲疑了，「她不會……不會打妳三姊吧？」

林楠面色也不好，「她要是打我三姊，我就出去！」

「我幫你！」鄖柏立刻附和。

陸盛年紀大些，考慮得比較周全，「林伯父與伯母呢？要是有大人在，總歸好些。」

外間院子裏，林碧落被這位糊塗嬸娘氣笑了，「嬸娘，楠哥兒是去學堂求學的，可不是為了打架才去學堂。」

「妳這個毛丫頭！這是打架嗎？這是妳弟弟被欺負了，妳做姊姊的不但不幫著討回公道，還在這裏說風涼話！我這就去找大嫂，看她怎麼教妳的？」江氏捋起袖子，似乎有要放手撒潑的架式。

忽聽一道帶笑的聲音傳來，「大清早的，弟妹來可是有事？」

林楠大喜，「我阿娘回來了！」阿娘對上奶奶完敗，但對上嬸娘可不一定會敗。

第三章 孤兒寡母難為

院子裏，何氏與迎兒挎著菜籃子進來，看到江氏與林碧月站在林碧落身邊，林碧雲又離江氏極近，滿臉戒備，何氏眉頭便皺了起來。

「阿娘——」三個女兒看到大人，總算大鬆了一口氣。

江氏身高體胖，是個壯碩婦人，手勁又忒有力氣，三姊妹加起來恐怕都打不過她。

「大嫂來得正好，我今日過來是有件事情要問問三姐兒。昨兒勇哥兒被人打了，這孩子死活不肯告訴我誰打了他，我這才過來問一問三姐兒，昨兒到底是誰打了勇哥兒。」

房裏的鄖柏一聽這話，暗道糟糕，這可真是羊入虎口，今兒被江氏給逮個正著。

陸盛朝他一笑，那意思是：小子，讓你逞能！

林楠踮起腳拍拍他的肩，「柏哥哥別擔心，我三姊嘴最緊了，嬸娘問不出來的。」

果然，外頭的林碧落已聲音清脆地道：「這事兒勇哥兒都不肯告訴嬸娘，我怎麼能多嘴？嬸娘若是想知道，就回去問勇哥兒吧，他不告訴妳，定然有他的想法。」

「想法個屁！他不過是被人打怕了，這才不敢回家來說！」

何氏走過去握住林碧落的小手，只覺小手微涼，暗道這潑婦定然是嚇著了她家閨女，心中惱恨，先不動聲色的朝林碧月使了個眼色，那意思是去前院喚林保生過來。

林碧月早就討厭江氏了，她家阿妹只有她能欺負，旁人欺到頭上來是萬萬不能的，只是這會還沒撕破臉，自然還用不著她上場。

她悄悄繞過何氏跟林碧落，向前院而去。

林碧落笑得十分天真，「勇哥兒怎麼會怕呢？有嬸娘這樣一心為了兒子著想的阿

娘，這樣護得他周全，他還有何可怕的？」

「那是！」江氏不免得意。

她在鄰里間囂張慣了，從不懂反省，只知凡是吵架必不能輸，只要罵到旁人對她生了懼意，自然不敢再欺負她兒子，哪裏又想過以和為貴呢。

房裏陸盛「嘆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「楠哥兒，你這位嬸娘竟然還當是誇她呢，真是糊塗得緊！」他自小跟著父親陸井萬在酒樓打滾，見識比鄒柏與林楠要高出一大截，有遠超過同齡人的成熟。

江氏還當小丫頭服軟了，遂逼近了兩步，「快說，昨兒都是誰欺負了勇哥兒，妳若不說，我就當是妳欺負了勇哥兒……」

林碧落被這樣凶悍的婦人逼近，心裏不免感到緊張，她們娘兒幾個加起來大概都打不過這位嬸娘。

阿娘那麼柔弱的性子，哪裏是嬸娘的對手。她忙擋在何氏面前，手心都要出汗了，聲音卻仍舊鎮定無比，「昨兒勇哥兒挨打的時候，我跟楠哥兒還沒過去呢。等我們到的時候，勇哥兒已在泥地上躺著。嬸娘若不信，大可回家問勇哥兒。」

何氏低頭，只看得到林碧落一頭烏溜溜的髮，又覺得自己拉著的小手裏都有了濕意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遂將女兒往自己懷裏一攬，「弟妹還請回吧，別嚇著了我家三姐兒，她還是個小孩子，哪裏禁得起嚇。」這小丫頭才幾歲，就想著護她了？見江氏還不肯走，何氏又道：「弟妹如果覺得我家三姐兒不乖，不如去問問包先生，請他去教導學堂裏的弟子，別再欺負勇哥兒了。」

江氏：「……」

這位包先生，她連面兒都見不到。

自從江氏的聲名在封丘門大街傳開以後，她也曾就林勇挨打一事前去學堂找過包先生，哪知道包先生讓僮兒傳出一句話來——

「本人學識淺薄，教不了令公子，還請林家另請高明！」

江氏悻悻而回，與林佑生商議一回，也曾逼著林佑生去別的學塾，但別處的先生一聽連包先生都不肯收的學生，哪怕不知原因，他們也不肯收的，包先生可是中過進士的，而他們如今不過是秀才而已。

最後迫不得已，林佑生只好再度親自向包先生賠禮道歉，包先生也很乾脆，只道他這是學塾，不接待婦人，意思就是，他可沒工夫搭理江氏。

看在兒子的分上，又因為包先生也曾當過官，身分不比其他鄰里，江氏這才沒有再上門去胡攬蠻纏。

這些事情何氏都知道，才拿來刺江氏。

江氏一大早怒氣沖沖而來，鎩羽而歸，回到家裏又去磨林勇，林勇乾脆鑽進馮氏房裏，竟然連她的話都不肯再聽，氣得江氏將在房裏睡懶覺的林佑生招醒，罵了他一通，又跑到鋪子裏去將夥計罵了個狗血淋頭，這才覺得好了些。

林保生從前院趕過來的時候，正趕上江氏出去，愛理不理的對他招呼一聲便走了。他聽了林碧月報信，忙趕到內院，只見何氏摟著林碧落，正在訓她。

「以後碰上妳嬸娘來撒潑，妳小孩子家能躲就躲，實在躲不了也應該找爹娘來處理。妳當妳嬸娘是什麼良善人？前些日子還把鄰居婦人一塊頭皮給揭了下來……」林保生將林碧落拉到自己身後，責怪何氏，「三姐兒都嚇壞了，妳還在這裏訓她？迎兒，去抓一服安神藥來，煎了給三姐兒喝。」

林碧落一聽，眉頭就皺了起來，從林保生身後探出頭，朝著何氏吐舌頭，一臉求救的可憐模樣。「阿娘——」

小丫頭語調軟軟的央求，令何氏又無奈又好笑，「你還不知道這丫頭，方才她嬸娘逼問她，往前多走了兩步，她竟然怕弟妹打我，攔到了我面前。我這做阿娘的就這般沒用，護不住自家孩子，還會被弟媳婦給打了？」

林保生還不知有這一齣，內心百感交集，從身後拉過女兒，在她額頭上彈了一下，「小孩子家，操那麼多心！阿爹阿娘要是連自己的孩子都護不住，還怎麼做人爹娘？妳只管乖乖讀書就好。」

夫妻兩個都在林碧落腦袋上揉了幾把，接著對視一笑。

何氏又催迎兒，「安神的藥多抓兩服來，她小孩子家，萬一半夜作惡夢怎麼辦。」

「阿爹——」林碧落見求助阿娘無效，反倒又加了兩服，忙又求助阿爹。

林碧雲忙安慰她，「阿妹別怕，阿姊給妳去鋪子裏拿蜜餞。」

林碧月心中好笑，還是不忘欺負她一下，「阿妹別怕，阿姊專給妳盯著煎藥，必煎得苦苦的！若不苦我再加把黃連也行。」明知林碧落最怕喝藥，還要嚇唬她。

林碧落：「……」

林楠也從房裏蹦跳著跑了過來，拉著林碧落傻笑，「三姊姊！」

林保生在兒子額頭上敲了一下，「傻小子，就知道躲在房裏，這麼點膽子可如何是好！」

「是三姊不讓我出來的，還說若是嬸娘責問我為何不幫著勇哥兒打同學，嬸娘萬一打我……」林楠一向對林碧落的話最為信服，唯林碧落是從。

林保生聞言，摸摸一雙兒女的腦袋，內心感歎不已。

鄖柏忽從房裏走出來，一臉歉意，「都是我不好，昨兒是我跟同學打了林勇……」

見林保生與何氏愕然的瞧了過來，少年猛然間想起來：壞了，自己光想著林碧落替他背了黑鍋而被江氏為難，卻忘了這也是林勇大伯家啊……

他心中惴惴，怎知林保生卻忽地一笑——

「我家勇哥兒有幾分頑劣，他……」林保生詞窮了，總不能在外人面前說他娘沒把他教好吧，只好含糊道：「你們以後遠著他，就當沒聽到……」他也知道林勇小孩子嘴裏不乾淨，但這事他管不了，只能提醒面前的少年。

鄖柏一張臉迅速紅了起來，連連點頭，「多謝林伯父！」

這種事情要是他家阿爹知道了，先來一頓棍子再說，林家伯父真是太慈祥了。

鄖柏目光迅速在林碧落臉上掃過，只覺她在學堂的模樣與在家完全不同，在家完全就是個可愛又會撒嬌的小姑娘——還是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！

陸家在封丘門大街這一帶算是富貴人家，酒樓彩門紮得最高，酒樓裏菜色豐富，客似雲來，日進斗金，而陸盛只有一個妹妹陸琳，家裏人口簡單，他在附近的婦人們眼中是個標準的金龜婿，就不知最後便宜了哪家閨女。

至於鄖柏，家中父兄皆是吃公門飯的，小商小戶的要與公門之中打交道也多會煩請他家一二。而鄖柏的娘是個和善婦人，他兄長鄖松今年十六歲，至今尚未訂親，也算是附近可堪婚配的忠厚男兒。

何氏家有三個閨女，除了林碧落小了些，婚事考慮因素要更多之外，林碧雲已經是可以考慮的年紀了，街上的王媒婆雖然還未上過門，可是何氏早將附近的少年郎都考慮過一番，只要有少年來家裏作客，哪怕年紀小點還不到婚配時候，何氏的目光也柔和的帶了些「丈母娘」的溫情。

林保生與何氏留他們吃過午飯，又謝過陸盛的點心，臨走時何氏還給每人包了一包鋪子裏的果子蜜餞做回禮。

陸家酒樓也有這種零嘴供食客們在等菜時打發時間，因此陸盛拿回家去便隨手賞給了房裏的丫鬟，倒是鄖柏家什麼東西都要從街上購買，忽見鄖柏提了蜜餞果子進來，他娘谷氏還當孩子長大了，居然也知道給家裏母姊帶零嘴回來。

鄖柏有個阿姊鄖媚，今年十三歲，她拆開蜜餞嘗了一口便笑，「阿娘，我早上還說想吃林家的蜜餞果子，沒想到阿弟出去一趟就買了回來。」

林家原來就是做蜜餞果子的，也算是祖傳的手藝。做蜜餞果子的，原料至關重要，果子要新鮮，最好不要用落果。

江氏婦人淺見，見落果便宜，自然全用落果，味道便沒有以前那麼好，江氏又很是刻薄勢利，客人不愛上門，漸漸的生意不好，林家老鋪便不做果子蜜餞，只賣些零碎雜貨，可生意也未見好轉。

反倒是後來買了房子又開鋪子的林保生，他賣的蜜餞果子原料把關嚴實，味道又好，待人又和氣，生意很是不錯。

「妳光記得吃零嘴兒，也不問問柏哥兒吃午飯了沒？」谷氏記掛著鄖柏。

鄖柏一笑，「這蜜餞不是我買的，是林伯母送的，我今兒在楠哥兒家吃的飯。」

谷氏雖然很不喜江氏，但對何氏一家倒頗具好感，「說起來，林大郎一家子倒是一個忠厚的好人。」

沒想到過了兩天，谷氏嘴裏那忠厚的好人林大郎卻出事了……

林保生出事的那天早晨，一大早便與夥計駕車去鄉間相熟的果農園裏收果子，林碧落姊弟倆出門上學，鋪子裏暫時由迎兒看著，何氏在旁稍加看顧。

每到收果子的季節，林保生必要帶著小夥計去，果園都在半山坡或者山上，來回路不好走，去了還要盯著果農裝筐，等折騰完再進城，天都要黑了。

剛到下午，小夥計半邊身子都是血，忽然就闖進了鋪子裏，劈頭大喊，「掌櫃娘子，掌櫃……掌櫃快不行了……」

何氏只覺腦子裏轟隆一聲，似乎爆了一般，有一瞬間都當自己出現幻聽了，定了定神，扶著櫃檯支撐自己定在那裏半晌，才有些遲疑的問：「掌櫃……掌櫃怎麼了？」她的聲音已帶著顫音。

小夥計一頭的汗，臉上還有哭過的痕跡，此刻眼睛也是紅的，整個人狼狽極了，他站在櫃檯外面，聲音沙啞的再次重複，「掌櫃……在果園裏裝車的時候，他就在車上，園子裏有個小孩在馬腳下丟了爆竹，馬兒受驚，掌櫃攔馬攔不住，從山上滾了下來，腦袋磕到石頭上……我把他送到前街的保和堂……」

何氏只覺得手足俱軟，好像有人抽掉了她的脊梁骨，連站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迎兒慌忙上前來扶住她，她定一定神，才問：「錢大夫怎麼說？」

保和堂的錢大夫在這一帶很是出名，他如果說沒希望了，那林保生就……

夥計眼裏又落下淚來，「錢大夫說……錢大夫說讓人趕快把掌櫃挪到家裏來……」

他只是個夥計，錢大夫叮囑的是要叫當家主母來，招呼了人把林保生往家裏送，就憑他一個小夥計，萬一半路上出了什麼事，這責任太過重大，他擔不住。

小夥計在林家鋪子裏做了五年，從一個毛頭小學徒到如今十七歲的小夥子，一直很是勤懇，說話也實在，不會加油添醋。

何氏雖是個柔弱婦人，這會兒全家也只能指望她了，她強打起精神指派小夥計，「快去老宅把小叔叫到保和堂去幫忙。」又指著迎兒，「妳去學塾裏把兩個孩子叫回家來，萬一……萬一也好叫他們見阿爹最後一面……」說完，自己轉頭去內院叫林碧雲林碧月姊妹倆。

她們娘仨一路跑到保和堂的時候，林保生還有點意識，腦袋上的傷口雖已經不流血了，身上仍有大片血跡，錢大夫一直施針刺激他，眼下見他家人來了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讓到一旁，目光飽含歉意。

他已經盡力了，但無能為力。

林保生恍惚間看到何氏進來了，此刻他已經不太清醒，吃力的伸出手，小聲呢喃，

「春繡……」

這是何氏的閨名，林家姊妹倆還從未聽到過這名字。

只見何氏流著淚上前握住林保生沾滿血跡的手，「保生哥——」

姊妹倆又嚇又傻，呆呆站在一旁，只知流眼淚。

「都怨我沒本事……讓妳跟著我受苦了……春繡……」

何氏拚命搖頭，淚如雨下，嗚咽難言，「保生哥，我沒受苦！真沒有！」

錢大夫在旁悲憫搖頭，他雖見慣生死，但見林保生正值壯年卻出了意外，又丟下四個孩子，也覺可憐。

不一會，林佑生也衝了進來，大叫，「阿兄！阿兄——」

後面跟著哭天搶地的馮氏。

馮氏的哭聲很是尖利，也不知道是母子連心還是馮氏的哭聲太過驚悚，林保生精神一振，竟然清醒了過來。

看清楚面前哭得像淚人一般的何氏，以及旁邊的兩個閨女，他強擠出個笑來，

「我……不礙事兒的……都別哭了……」

林佑生上前與小夥計欲抬林保生，馮氏便往林保生身上撲，「保生我兒啊……你這是在剜為娘的肉啊……」

錢大夫忙使了個眼色，醫館裏兩名學徒立即上前去將她架住，見馮氏還要撒潑，

錢大夫喝一聲，「人都快死了，還鬧！」

馮氏這才不再掙扎，只看著林保生落淚不止。

另外幾名學徒幫助小夥計與林佑生將林保生抬到外面的板車上，那匹馬兒受驚，林保生被顛下來受重傷之後，牠便不跑了，是小夥計與果農把林保生抬到板車上，駕車運回了城裏。

那果農姓孟，年約五旬，大家都叫他孟伯，與林保生合作多年，林家鋪子每年都要從他們家進各種果子，萬萬沒料到今日會出這種事情，其實整個人都有點嚇傻了。而那個扔爆竹的孩子並非是他家的，是城裏人家的孩子到鄉下玩，家裏下人帶他去果園買果子，事發突然，小夥計與孟伯忙著照顧林保生，那下人見闖了禍，早帶著孩子跑了。

小夥計驅車，何氏上板車去扶著林保生，其餘人尾隨在後往家中趕，孟伯也跟著去了，看能幫上什麼忙。

學塾裏，林碧落與林楠正在上課，迎兒忽然闖了進來向包先生請假，包先生便放他們兩人回家，引得一室的孩子們都引頸張望，暗暗羨慕他們倆今日可以正大光明的蹺課。

一路上，林碧落與林楠追問請假緣由，迎兒皆支支吾吾，畢竟林楠才八歲，就算是個男丁也當不得頂梁柱，心中不禁有一種天塌下來的感覺。

林碧落看迎兒臉色，心中已有不好的預感，她到底經過了一世人情歷練，並不是真正的小蘿莉，拉住弟弟軟軟的小手，輕聲道：「迎兒既然不說定有她的道理。阿弟一定要記得，不管什麼時候，你可是男兒！」她其實完全沒往那方面想，只覺得迎兒神色凝重，大約就是林家欠債啊破產啊之類的經濟問題，哪知道事實遠比這個嚴重百倍。

兩個孩子到家門口，只見鋪子門已經關起來了，林碧落想著，總歸一家人能夠同甘共苦，便做好了要迎接暴窮的殘酷現實，怎知進了內院卻聽得房裏馮氏的哭嚎聲，真是要掀了屋頂的那種，心中驟然一緊，姊弟倆手拖手便往裏頭衝……

林保生到底還是去了，留下一屋子的孤兒寡母，林碧落與林楠也只來得及見最後一面。

事情來得太突然，馮氏日日在靈堂前惡毒的咒罵何氏，事到如今，誰也沒有力氣同她計較，若不是有四個孩子，何氏都有追隨林保生而去的念頭了。

鋪子也暫時歇業了，林保生平日為人極好，驟然出了這事，鄰里皆來幫忙，林佑生與江氏帶著林勇也在喪事上張羅。

四個孩子在靈堂守靈，謝唁。何氏還要與林佑生商量治喪事宜，林保生這樣年輕，這些東西並沒有準備起來，內裏的衣裳鞋襪就用何氏親手做的、還未上身的裝裹了，而棺木壽衣皆從外面鋪子裏買。

學堂裏的學生們皆來弔唁，連包先生也來上了一炷香，遇上這樣的事情只能歎息而已。

好不容易喪事辦完後，何氏卻病倒了，整個人都燒糊塗了，不拘抓著誰的手都喊

「保生哥」，錢大夫來看了兩回，開了方子煎藥灌下去卻收效甚微。

他看看身邊守著的四個孩子，道：「妳家阿娘這是心病，還需要你們來開解。」近來治喪，孩子們經歷喪父之痛，吃睡都顧不上，皆憔悴不少。錢大夫內心微憫卻也知孤兒寡母，若非自己堅強起來，別無他法。

何氏或許還有其他出路，但是四個孩子就可憐了。

時人對寡婦改嫁習以為常，便是和離也不以為異，何氏這樣的，只要把孩子留給前夫家便可出門。

待錢大夫走了，林碧雲與迎兒下廚去做些清淡小菜，林碧月與林碧落以及林楠守在母親身邊，姊妹倆不時換著何氏頭上的帕子降溫。

林碧雲端著粥過來時，林碧落才輕輕搖何氏，「阿娘……阿娘……起來喝口粥。」何氏兀自昏睡，四個孩子圍坐在她床前都眼淚汪汪的。

迎兒看不下去了，催促幾個孩子，「姐兒們，還有哥兒都快來吃一點，若你們都病倒了，太太醒過來不得心疼死？」

四個孩子強忍著傷心，喝了幾口粥。

林楠與林碧落年紀小，林碧雲便催促弟妹早早去睡，她與林碧月在這裏守著。

林碧落不肯，何氏燒得這樣凶險，她哪睡得著。這個養母雖然不是親娘，可是待她如親生子女一般無二，在林碧落心裏何氏便是她的親娘。

忽然想起白酒可降燒，她忙問林碧雲，「家裏可有年頭久些的酒？」

林碧雲搖搖頭，「阿爹平日也不怎麼喝酒，家裏只有些新釀的果子酒，還是阿爹親手釀的……」提起林保生，她又落淚了。

現在卻不是流淚的時候，林碧落搖了搖林碧雲的手，「大姊，阿娘錢匣子的鑰匙妳拿著的吧？妳能不能給我一兩銀子，聽說街上胡人開的店裏賣一種很烈的燒刀子，是從邊關過來的，那個酒說不定可以助阿娘降燒……」

林碧雲一聽能給何氏降溫，忙去開錢匣子，從裏面取了二兩碎銀給她，「要不，讓迎兒去？」

「也好，」林碧落再三叮囑迎兒，「一定要拿他們店裏最烈的酒！」

待迎兒去了，她便催林楠去外間榻上躺會兒，「我跟大姊姊二姊姊給阿娘身上擦一擦，阿弟在這裏不方便，你就在外間榻上躺一會，等我們擦完了再叫你。」

林楠起初不肯，他是兒子，雖不用管大小事，可這些日子光在靈堂前跪著守靈就夠他受了，這會吃了一點清粥小菜，早倦得不行，但掛心親娘，就算是睏也強撐著。

此刻被林碧落拖到外間榻上，拿了條褥子給他蓋著，到底是小孩子，起先還強撐著，可沒一會便睡著了。

姊妹三個輕輕替何氏解了衣服，林碧落指揮重點，擦額頭、頸部雙側、腋下、腹股溝以及關節處，又怕何氏著涼，邊擦邊蓋，忙乎完了便等迎兒回來，再拿燒刀子擦一遍。

姊妹三個同心協力擦完了，摸摸何氏的額頭，似乎……沒那麼燙了。

這一夜姊妹三個外加迎兒忙了一夜，每隔半個時辰便替何氏擦身，快天亮時何氏

的體溫終於降了下來，迎兒去廚房煮粥預備給何氏醒來吃，姊妹三個則趴在何氏床頭睡了過去。

林碧落就睡在何氏枕頭一側，睡了也許還沒一個時辰，矇矓中覺得似乎有人在輕輕撫摸她的額頭，她睜開眼睛，看到何氏不知什麼時候醒了，雙目清亮，雖仍帶哀愁，但人至少是清醒的。

「阿娘，」林碧落輕呼一聲，只覺嗓子眼裏似乎被什麼卡住了，眼淚滾滾而下，她輕輕握住何氏的手，啞著聲音低語，「阿娘就算不為我們三姊妹考慮，也要為楠哥兒考慮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再也說不下去，只恨自己年紀太小，什麼事情都做不了。

何氏一醒來就著房內油燈便看到床沿並排趴著的三個腦袋，臉上皆面露倦意與憂心，她心中一酸，又四下尋找林楠，不見他的身影，想著他也許回房去睡了，這些日子她都撐不住而病倒了，何況楠哥兒。

說起來，三姐兒只比楠哥兒大了幾天，也還是個孩子，這會兒趴在床頭，說不出的可憐又可愛。何氏忍不住，便輕輕摸了摸她的小臉，哪知道這孩子警醒，一下便醒了過來，哭得淚人兒一般，又說了這些話，何氏哪裏還能忍住不掉淚。

她眸中大顆大顆的淚滴了下來，輕聲保證，「阿娘一定盡快好起來，妳們三姊妹跟楠哥兒都是阿娘的心頭肉，哪個都是乖孩子，阿娘不該有要隨妳阿爹去的念頭！阿娘一定要好好將你們拉拔大，這樣將來去了下面，也好向妳阿爹交代……」

娘兒倆淚流滿面，忽聽得身邊還有輕泣聲，林碧落轉頭一看，原來是林碧雲與林碧月也醒了，雙雙皆哭出聲來。

何氏伸手，母女四人抱在一起頓時哭成一團，哭聲吵醒了林楠，他還當何氏有什麼不好，赤腳跑了進來，大喊一聲，「阿娘！」

這一叫驚得正在哭的母女四人皆抬起頭來，他這才發現原來何氏已經醒了過來，頓時又笑又哭。

「阿娘妳嚇死我們了……」

迎兒在廚房盯著小火熬好了粥，算著差不多了便過來瞧瞧，聽到房內的動靜，母子五個都在哭，她在院子裏站了一會兒，偷偷抹了下眼角，這才回廚房去端熱水。娘兒幾個哭完了，洗一洗臉，吃點東西才是要緊的，死者已矣，活著的人們還是要好生活下去！

何氏這一病，好幾日沒起來，錢大夫都跑了幾趟，左鄰右舍的婦人們都前來探望，見林家四個孩子忙進忙出的照顧娘親，回家多有感慨，林家孩子都是懂事的，可惜就是命苦。

馮氏聽說何氏病了，恨恨道：「剋夫的掃帚星，早死了早好！孩子們有二郎，難道還會餓死不成？」她平日不覺得大兒子有多好，笨嘴拙舌連個討好話都不會說，如今人乍然去了，卻忽然想起林保生的許多好處來。

大郎雖是個不會說甜話的，卻最是心軟憨厚，以前家裏許多辛苦活都是他在做，二郎自小養得嬌貴，後來他們家蜜餞果子做不下去，一方面是因為味道不好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做蜜餞果子，從選原料到拿回來製成，這活兒並不輕，林佑生根

本懶得做。

每當逢年過節，哪怕她說話再不好聽，林保生孝敬她的那一份兒總不會少……

馮氏一面想這些舊事一面咒罵何氏，這話落在江氏耳中，卻讓她眼前一亮。

林保生喪事上，何氏往外拿銀子，江氏沒少掂量他們的家產，沒想到這對夫妻倆自從搬離林家祖宅，倒真積攢了些家業。

林佑生這些年沒什麼進項，江氏雖當著家，知道家中進項少出項多，早想著別的生財路子。林保生過世之後，她想了又想，好幾次想提出兩家合一家，讓何氏帶著孩子們搬回來住，那邊的房子鋪面一賣，又是一大進項。

何氏是個柔軟性子，江氏早摸透了，壓根不是自己的對手，況且幾個孩子都不大，三個閨女將來草草打發了還能賺幾筆聘禮……這會她便恨起自己肚皮不爭氣，怎不生個閨女呢！

這主意她從林保生喪事時便在打算，也悄悄與林佑生商量過了。

「大哥這一過世，大嫂一個婦人家帶著孩子在外面過，我還真不放心，不如讓他們搬回來住吧。」

林佑生與江氏成親多年，真不敢相信她怎麼忽然之間變得這般善解人意了。「搬回來？那邊的房子跟鋪面呢？」

江氏嗔怪的睨了丈夫一眼，「咱們本來就是一家人，那邊的房子大不了賣掉，鋪子裏的貨搬回老鋪來，一家子和和氣氣的過，不好嗎？」

林佑生遲疑了，「恐怕……大嫂不同意。」

江氏撇嘴，「大嫂那邊只要阿娘去說，難道她還能違逆阿娘不成？」

按照以往的紀錄，只要馮氏出馬，何氏便只有低頭挨罵的分，哪次不是被罵個狗血淋頭。

而如今馮氏幾句話又頓時讓江氏開了竅，何必那麼麻煩呢，只要把何氏從林家弄走，林保生剩下的四個孩子還不是她說了算。